

明天为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读书使人明理，使人增识，使人精神丰富，眼界开阔。书香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气质，也体现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每年的四月，株洲都会举办各种与读书相关的文化活动，给各位爱书人士提供丰富有趣的参与平台，增加读者之间的交流。打开书籍，就是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古往今来，人们无不从书籍中汲取智慧，获得力量。今日特辟专版，刊发本市作者与阅读相关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情感与思想的光芒。

## 缘书求道

谢鹏

自从在村里的公祠启蒙进入文字世界，就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日不读书，便觉得食不味、寝不香，面目可憎；每每读书之时，便觉如食甘饴、其臭如兰，令人心旷神怡、精神爽朗。与书结缘是我一生的幸福，与书结缘我的心不再漂泊。

我生在湘西南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祖祖辈辈以务农为业，“耕”代代相传，“读”到我这辈才算刚刚开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虽不敢、也不想有此奢望，但读书毫无疑问是“农N代”跳出“农门”的有效通道。十九年前，我大学毕业考入老家一所乡村中学任教，父母喜上眉梢，感慨终于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那时候的读书之道，意味着挤过了万马奔腾的选拔性考试，但我对读书的渴望，似乎还隐隐有着别的诉求。

十三年前，我辞掉乡村教师的工作，考入一所211大学攻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开启了一种崭新的读书方式，不用磨炼题海战术，不用背诵英语单词，也卸下了每学期的考试压力，只需安安安心、认认真真读书。学富五车的导师们上堂课别具一格，省去了起立、问候等中小学的惯常礼节，每次直奔学术主题，听起来很过瘾，切身感受到真正读书的味道。

我的导师开出了一个学习参考书目，总计百余本，标明必读、选读、精读等不同星级，要求学生边读边思、做好笔记，着重发现其内在逻辑联系，尝试建立学科知识体系。导师讲解《老子》《庄子》，话语不多，但句句精辟，解剖老子的政治智慧和庄子的瑰丽想象清晰明了，深得老子哲学和庄子诗学之奥妙。据传，央视百家讲坛曾邀请他开讲《老子》，被一口拒绝，他认为上电视讲《老子》是对老子哲学的糟蹋，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也。耳濡目染之下，我开始研读老庄，怎奈生性愚钝，领悟有限，实在有待持续精读。

教授西方文论的张导师方言严重，我大概费了一个学期，才慢慢听懂，但他专以思想取胜，进入他的课堂，立马深陷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而不能自拔。他讲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我们听得云里雾里，但仍然乐此不疲，总是耐着性子跟随他追问海德格尔对“此在”“常人”“在之

中”“操心”“烦”等这些哲学概念的阐释及其内在逻辑的清理。其思想的犀利，就像一把尖刀直插心灵深处，把你庸常的思维斩得鲜血淋漓，然后让你在痛快中享受思想被撞击、粉碎的快感。硕士毕业十年，我仍然喜欢冒着难以理解的风险，借助参考书，一页一页啃这部晦涩的哲学著作，以期在思想的丛林中摸索一条海德格尔所谓的“林中路”。坦白地说，我现在还不能透彻地理解《存在与时间》，但总算摸着了一点门道，假以时日必能有所长进。

教授文化学的蔡导师特别有意思，每次上课先嘱咐我们烧一壶开水，发给每位同学一包茶叶，泡好茶，然后开始慢悠悠地开讲。他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轻声细语，源源不断流出思想的“琼浆”，听者无不痴如醉。当时我没有感觉自己有文化，听课之后发现自己还是有点文化了。又因他是中国茶学界的顶级专家，知名茶叶公司纷纷邀请他讲学、题字，赠送各种各样的名茶，我们不仅分享了这份福利，更从他传道授业解惑中领悟当代学者的风范、学术的精髓、读书的真谛。

宋人汪洙《神童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多少有点古代读书人的心高气傲，但于我而言读书确实改变了人生、改变了命运、改变了世世代代只“耕”不“读”的生存方式。回想起二十多年读书经历，无论是读研之前的应试性读书，还是读研之后的研究性读书，虽然也曾经遭遇挫折坎坷，但总体上是读书的受益者。然而，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真正读书有道，则是到了读研之后，在导师们的指导下摸索研究性读书之时。世间书汗牛充栋，但经典之书有限，导师们谆谆告诫：慎重选择版本，必读经典书籍。同时，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读研深刻改变应试教育惯性训练的思维方式，读经典也需要批判性阅读，而不是仅仅追求一个标准答案以便获得满分。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圣人才能达到的读书之境。我现在偏安于城市一隅，教书育人，读书修身，与书为生，缘书求道，求得一份精神自由与安宁。倘还能留一些自得其乐的文字，也不枉在人间走一遭了。

## 驰烟驿路

——读孔稚珪《北山移文》有感

郭庭佑

三月下旬，我突然有了看古文的兴趣。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自从严肃文学遇冷，通俗小说流行的前些年代，一直到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话语被各种乱七八糟的言语稀释，文字的传播媒介也从纸张分流到网络社区、影视、短视频、游戏等媒介的“今天”，我们对文学的着迷似乎早就远离了古时的“风雅”，甚至到了今天，随着对过去的找补，对未来的向往，包括启蒙、娱乐与猎奇等多种功能也被电影、电视、游戏等分散，连文学都出现了边缘化。因此我燃起了这看古文的兴趣也许就只像跨上一头傲慢固执的老驴，而我像是那驮上的顽固分子，不肯搭乘搭乘车入城。

严肃文学的遇冷乃至文学本身的边缘化是否意味着我们时代的精神正在不断堕落呢？事实上当下文学的实际处境比过去好了太多，只不过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显得不那么热血沸腾了。至于文学边缘化，是否也代表着文学传播媒介的转移与新挑战呢？上世纪80年代大众着迷的与其说是文学本身，不如说是对新知识的如饥似渴。就像被关了很久的孩子突然重获光明一样，我们会迫不及待地想去浏览窗外的世界，且那时只有报纸是大众主要的精神消遣。而到了今天，视频对快感的刺激便捷于书本，电影与电视剧则精于满足老百姓寻找故事的需求，一两个小时电影呈现的跌宕起伏和十几二十集的电视剧所呈现的纠葛，不是书籍能够比拟的，一盘游戏所带来的炫目与刺激也绝非纸书所可以比拟。至少阅读的消遣功能开始被分散，当然不是我们不再关心文学，而是文学参与到人们生活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承载它的媒介

开始了快速的分化与变革。而我，因此也不得不追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坚持阅读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也许这就是突然我燃起了看古文的兴趣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想回到源头，为自己的阅读行为找到一点确证。到头我还记得自己曾被阅读扩充过，滋养过。

我漫无目的地读了好几天书，忽然想到一个词汇：“驰烟驿路”，那是南北朝的孔稚珪派的记忆的信使前来告诉我的。他本能地把一篇铭文刻在了北山上。一天在恍惚间，他感受到了山林的“怒人之不宁与哀人之不幸”，于是写下了这篇《北山移文》，从开头的那句“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起，是洋洋洒洒的七八百字。也许他所讲述的就是英灵，他们烟云似地奔驰于驿路之上，而文字则如山林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过去，山林们显得有些寂寞，但在千秋万年里它们早已习惯，因为本就是少有人来欣赏的。

我曾在学生时代读过很多书，学会了能将自己暂时托付给作者，并好像“生来就是连接文本的肌腱”。在阅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甚至似乎在恍惚间感受到了山谷微风，那微风的方向不总是是一致的，有些迟疑，带着暗示，像是预示着有什么将要迎面而来，也仿佛在从背后提醒你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

这阅读的感觉无论是在我看电视、电影，还是玩游戏的时候从未感受过的。也许我燃起了看古文的兴趣是因为我曾在无意中埋下了想要持久阅读的种子。所有的文字都是从古代而绵延至今的，像文学，更像微风，时至今日仍在驿路上推动着云烟飞驰。



活动现场照片。胡兴鑫摄

## 松源的诗与远方

罗遇真

4月18日晚上7时，在本市文艺巷燃灯书屋举办了“松源的诗与远方”活动，活动的主角是株洲青年诗人官松源，活动包括摄影作品展和现场诗歌朗诵。

官松源自幼患脑瘫，五岁时父母离异，没有在正规学校上过一天学，但在母亲与外公的爱护和指点下，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天赋，学会了识字和创作，作品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与赞誉。

当天活动现场有官松源的母亲，燃灯书屋的主理人唐讲，松源的几位朋友，一些本市诗歌爱好者及媒体朋友。大家阅读了松源近年出版的诗集《当生活给你痛苦的时候》，就他的诗歌展开了一些探讨，并挑选几首优秀的作品进行了朗诵。官松源是一位乐观、开朗、纯净的诗人，他的诗也像他本人一样真诚、朴素。他的朋友说，有他在的地方，总会充满一种温馨轻松的氛围，他给人带来亲切、乐观与积极。在这场活动中，官松源分享了他最新创作的诗歌，并与大家交流生活、创作与摄影，现场观众对其展出的摄影作品进行了讨论。

这场活动让人看到在株洲有很多怀着热情与梦想的人，他们热爱文艺，喜欢阅读，互相扶持，努力追梦，一直在努力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他们构成了一个朴素动人的株洲故事，这正是株洲文化的温暖与活力之所在。

## 我与读书的那些事

松源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与书有缘的人，小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与上学无缘，但我对书有着异常的渴望与热爱，就像一个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人，渴望得到一片水源来滋润自己的生命。

幸好家里的人曾教我识字，慢慢地，我便开始自己阅读书卷，增加知识，丰富心灵，使精神得以充实与丰盈，不至落于平庸。这样阅读的时光，使我在不知不觉爱上了文字，它能令我感到内心宁静，也能让我释放出最真实的自我，因此我还爱上了创作，喜欢写诗，喜欢表达，能让这个世界看到我的心是怎样的一颗心。

也许阅读不能改变我现有的生活和命运，也不能给予我多少物质上的满足，但能给予我精神上无限的力量与信心，无论遇到多大的痛苦，都能用超过常人的精神力量，去保持内心的积极与乐观，不被挫折击败，我认为这就是阅读的神奇力量。经过多年的阅读，我越来越觉得，它能够让一个人于纷扰的生活中获得最纯粹、简单的力量。

前段时间，读了路遥的《人生》，心中颇有些感触。人总是在失去中挣扎、后悔，充满无奈与苦涩，但这些痛苦最终都将化为成长的甘露，伴随我们走向人生的另一重天地。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大概是很多人曾有过的的心声吧！

我很庆幸自己能走进浩瀚无尽的书海，去领略不同视角的人生风景！我会一直阅读下去，让自己的心也能如大海一样深邃广阔！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 最美四月 一场书香盛宴等你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彭琳玲) 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当“4·23世界读书日”遇上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这个四月，市图书馆策划推出“4·23世界读书日”暨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线上+线下”双线并举，推出16项读书活动，一场书香盛宴即将来临。

4月26日至4月28日，举办“阅生活”邮票展览，通过展示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邮票作品，带领读者领略邮票的独特魅力。

4月27日，市图书馆将在神农大剧院前，召集热爱语言艺术的青少年儿童，完成百人齐诵，并挑战FWRC世界纪录。

4月下旬，推出阅读推广进社区系列活动，通过纵享阅读服务、“你读书·我买单”、“一本好书”推荐、“以书换书”摊位等多元化的服务，激发社区居民的阅读热情。

在世界读书日前后，市图书馆首发“株洲手绘阅读地图”，届时市民可在市图书馆一楼读者服务前台领取，以阅读的方式打卡株洲，领会“书香株洲”，面向全社会发布“株洲市图书馆IP形象设计”线上征集活动，进一步打造株洲文化品牌，提升全民阅读品牌认知度；将图书借阅证与株洲日报社小记者证“合二为一”，届时凭小记者证即可在株洲全域内图书馆借阅图书，并向全市发起“整本书阅读”活动，开展系列读书讲座。

与此同时，市图书馆还将举办“谭嗣同和他的故乡”读书分享会，株洲本土脑瘫青年诗人、摄影师官松源见面交流会，《十个苏东坡》作品分享会，贺家土中学读书分享大会，“共读一本书”读书分享会，小神龙公益课堂等一系列线下读书交流活动。另外，我市还安排了“文学的魅力”主题展览、阅读挑战赛等线上活动。

## 有书，不输

谭覃

在90后00后的记忆里，总有个大马路边的报刊亭，或小巷子里的某个小书店。每每放学，大家都会带上自己的小伙伴，揣着四五元“巨款”，结伴来到书店门口，豪气地问老板，最新一期的图书和漫画杂志到了没有。

记得我6岁那年，刚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叔叔，带着简简单单的行李，从农村来到城市，到我家所在的小区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书店只有十几个平方米，租金每月是1000块钱。叔叔人生地不熟，骑那辆老车溜了几圈，把小区的周边情况大致了解了一遍，前有小学幼儿园，后有医院大学，小区里不少小户型房子出租给学生和就医人员居住。在网络还未风靡时，无论哪个行业哪个层次的人，都会阅读纸质书，那是充实知识、获取信息、开拓视野的重要渠道。

叔叔看准了这份市场份额，挂上了“有创书店”的牌子。头两年里，靠着客观实惠的折扣价，温文敦厚的性格，用一份份报纸和杂志，一本本漫画和小说，收获了来自附近小区和学校的不少回头客。坐下来看半天，不买也无妨。手头紧的学生和打工仔，出几毛钱租着看也可以。

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为了叠加业务，弥补书报销售效益低下的现状，叔叔在书店里开设了多部固定电话，方便打工人与老家亲情联系，长途一块钱一分钟，市内电话五毛钱一分钟。来来往往的人穿梭于书店，不少人都来书店打电话，有的顺带买些书报。不久，书店隔壁开了一家老武粉面馆，老板是常德津市人，脑洞灵泛，口舌伶俐，靠着一碗香辣扑鼻的牛肉米粉，将他们家的两个儿子一直供到了大学。

米粉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每天门口摆十几桌，吃粉的食客排长队，这也增加了书店的客流量。不少人开着车，绕道来这里吃一碗唇齿留香的常德牛肉粉，趁着等待米粉上桌的空隙，会抽空到叔叔的书店，花上两块钱，买两份

刚出炉的报纸，在填饱肚子的同时，享用一份最快最舒适的精神早餐。

生活每天都在悄无声息地换挡前行，甚至弯道超车。渐渐地，手机不断更新普及，日趋大众化，随时可以看到卖菜的摊贩、扫地的环卫师傅用上了手机。固定电话渐渐淡出生活必需品的范围，来书店打电话消费的人越来越少，叔叔便将电话拆除，新添了冰柜和零食货架，为书店增添新能量，贪嘴的小孩会带着零花钱，淘一些自己心爱的零食，买一本吸引眼球的漫画、小说。过路的司机也会摇下车窗，招呼叔叔捎上一份报纸，顺带买一包槟榔。但是来往于书店里面的顾客明显在减少。

踏入初中校园，《初中生》《年轻人》《中国校园文学》等期刊杂志流行于我们同学之间。每到月初，班里的同学都会在自己的书包里悄悄地放上一两本，下课后会捧起杂志，细细咀嚼书中的酸甜苦辣，体味他人笔下的人生百态。

正是在这一年里，智能手机如一股潮流悄然兴起，微信诞生，并且功能在不断完善、优化，公众号、微博、知乎等新媒体平台，如雨后天春笋破土而出，且燎原迅速，飞快地取代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占有的江山地位，霸气登上了新时代的传媒舞台。

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由纸媒逐步被手机代替，书店的生意也愈发冷清。叔叔带着不舍和遗憾，将书店转让了出去。

走在路上，那些原本属于小小的绿色的报刊亭摊位，都已经成玩具、雨伞和日杂用品取代。

但是叔叔依然不服输，他开了一家图书网店，网络空间无限大，一方面淘回书页已经泛黄的连环画，满足中老年人的怀旧需求。另一方面布点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等作者的网络新书，囤粉青少年。

我为叔叔这样的劲头点赞，因为，生活有书，不输。

03  
株洲日报

文艺

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贺天鸿